

泌園集

六

泌園集

PDG

泌園集卷二十

明烏程董份著

尙友堂詩集序

龔使君之守嘉興也有詩二帙其門人諸文學纂之屬
邑諸令君梓之而傳之藝林播之天下皆以其不煩繩
削而出自性情無事琢磨而動合風雅得韋左司之沖
澹探王右丞之雅醇詩信美已而予獨美其嘉興之政
因論次焉蓋予嘗觀畫家之說矣夫畫有神品有逸品
畫至于神極矣而識者以逸品爲最上何哉蓋神者精
畫之諸法而至其極焉者也逸者超畫之諸法而至其
極焉者也故宋元君見畫史之盤礴而稱其善者固以

其逸也夫政亦有之昔宓子賤巫馬期皆孔門之弟子
春秋之高賢也巫馬期戴星出入勤勞而單父治宓子
賤彈琴不下堂暇豫而單父亦治然數千載之下誦宓
子之賢者至今益盛不衰此亦以其逸也謂之逸者若
有意若無意越拘攣之見登昭曠之原單父之政以琴
而益賢嘉興之政以詩而益顯古今不同其爲逸則一
也夫嘉興者吳越間一都會也地大人眾而物蕃其人
輕心足智習文法喜訐爭間者因睚眦乘瑕釁三人成
虎十夫撓椎民旣蜂擁蝟興而屬以鷹擊毛摯大獄數
起訟多無窮而數百千人方攘臂以繼其後人皆錯愕
謂莫可爲矣獨龔使君至則斲雕破觚闊網疎目一切

與民更始去其苛察繚繞使得反其真除其煩懣疾苦
使皆安其業而使君嘗爲令茲郡矣民皆稱其神明戴
其鎮靜神明則不可欺鎮靜則治不擾服之旣久令之
益孚民皆悟其爭之爲非而知其訟之無益數年之構
結者不踰時而散百里之赴愬者望庭而還遂曠然一
變其俗銷其萌弭其隙若使君者眞有大造于嘉興者
也故觀嘉興之政者見其案無停剖獄無繁逮事無淹
刻應無愆期何其綜理之周若彼也及其與使君晤也
則見其文無操切法無糾纏內無滯凝外無牽掣又何
其優游之適若此也而使君性本恬愉度復弘廓方與
郡之諸僚及其諸屬皆簡其禮文浹以志意怡然無間

也而諸僚諸屬亦皆同心壹德佐其治化贊其弛張翕然相成焉蓋使君益以逸矣郡故有二湖稍稍起臺榭而使君以湖爲習池臺榭爲滕閣往往偃息于此居則坐嘯出則行歌俛仰無累樂也而郡之諸縉紳及諸過使客冠蓋接軫類皆閑于文學善于辭賦使君咏而縉紳冠蓋和焉諸僚諸屬亦相次酬答其樂滋甚而烟雨微茫田原錯雜則植耒之輩鼓枹之徒興于作勞悠于遠逝途謳溪唱交響互發而使君于此樂不可言歌咏日益富矣故使君雖蒞郡政而其才灑然出繩墨之外其趣眇然在江湖之間其氣翩然出霄漢之上予嘗謂使君之才天下之逸才也使君之趣天下之逸趣也使

君之氣天下之逸氣也斯所謂若有若無越拘攣而登
昭曠者乎以是三逸者成之于政託之于詩則雖天台
之聲作金石楚郢之調引商徵推而續甘棠苾茀之章
纘素絲委蛇之什將無不可者何渠不若王韋乎又何
渠止于王韋乎古言河潤九里予家切壤滋使君餘波
之潤久矣故本其德政而並著之使君錫山人別號毅
所適天子美其政之卓異超晉浙藩參知蓋異數云

奉贈太子太保大司馬嵒翁張公歸蜀序

初大司馬張公辭位上固留而公數引疾稱篤重違其
志賜乘傳歸矣不穀之子醇奉使蜀國將過公縣車第
謁焉瀕行跽而請曰昔漢李司隸爲當世望數戒門弗

受謁而孔融自詭通家得召見史冊載爲美談今公望
重于李遠甚而異日者數進小子醇慰籍之固以通家
義也茲萬里往而無家大人一言其何以授謁乎子曰
醇來汝卽無請吾固當發之汝獨不聞過河洛而思禹
功者哉夫公有大造于浙者也公身事三朝所策樹功
炳朗在天下吾老弗盡著獨嘗著其定浙二變者爲記
矣浙人一日無忘父母之國則一日不當忘戡定之功
吾是以重申之使汝子孫世世弗忘以附河洛之義非
獨爲授謁資也先是浙以兵變聞矣天下方承平而浙
首難廟堂愕焉會公自邊鎮召還佐司馬矣皆以當今
有文武才爲國家緩急匡濟其艱者非公不可乃白上

命往綏焉公方還席未煖而朝辭暮卽出叱其馭驅之
再浹旬抵浙未至百里而民變有端矣報數十至始公
自長安出客有建議言浙鎮無他兵今公從邊鎮來宜
遂請益募三河六郡良家子而令邊故所任將提之以
壯我軍勢寒賊心此制浙一奇也公笑弗應至是客見
爲失計皆起曰急矣恨不早募以至于此今且駐旁近
郡徵兵審進退察機宜而令士以空拳冒白刃縱自輕
奈國體何公復笑不應疾驅之驅且至以日中入幕府
車未及解驂餐未及下咽參庭之僚未畢登壇之令未
施而反者攘臂羣噪幕府前蜂屯蟻擁卽大澤之斬木
揭竿不驟于此矣因分劫里閭呼號擊撞卽武安之屋

瓦皆震不懼于此矣遂乘夜縱火焚杆燎閭卽咸陽之慘不烈于此矣而公行不提偏師至無一旅百官辟匿左右鳥鼠竄乃大開轅門挺身介輿出牆屏外而前無列挺後無闕戟旁無指使卽郭汾陽之單騎龔水衡之單車段太尉之疋馬蹙卒勢不孤于此矣而乃驀地運謀令人鑿空往說遂能使脫巾犯上之兵轉而爲反戈討賊之役于是露穎提馘者盈塗連鐐獻俘者塞路而公徐自轅門外登堂皇據座梟其馘懸藁街受其俘櫟諸社或箠或釋事定直須臾耳語載予定變記中定旣久公獨念剋伐者一時之微權名分者百世之大法反戈餘黨權或可原而脫巾渠魁法必不宥乃下檄明諭

俾每營縛首難者二人則一營千人可以免死于是干
人皆稽首願縛而二人亦延首就縛而公亦無偏師壓
之一旅督趣顏色不變聲氣不動而綱常以正國法以
伸事益大定矣亦直須臾耳夫兵民之亂相乘其勢相
倚民旣踵亂而兵無助虐已幸矣而今以亂兵攻亂民
天下之至奇也兵旣已効討賊之勞又追治其犯上之
罪而坐令自縛不迫以威尤天下之至奇至奇者也微
乎微乎人莫能窺淵乎淵乎鬼莫能測不圖戡難定亂
之神速深妙至此也浙自是得爲安土復稱樂國吾謂
不可一日忘公者然與否與然此特自吾浙言之也自
撫釐諸公以來鮮有兼鎮者有之亦二三鎮耳而公獨

易五鎮有事則馬首北嚮南有警則車轅南指車轍馬
跡徧天下半公所經略亦勞矣凡在五鎮皆捍大患當
大事其奇略與漸等公所樹立亦顯矣有大臣如此方
鞠躬畢力圖報稱于前而忌才妒功者從而媒孽于後
此巷伯之所欲投畀有昊而屈原之所以問天也天乎
人何尤哉然詩三百篇皆賢聖發憤之所爲作而屈原
之賦尤有離憂焉公文章追秦逼漢而詞賦出騷入雅
自英少有天下名天將使公益究其業爲一代宗耶而
子聞蜀大莪之山高出五嶽接崑崙西域上與天通將
有神仙往來其間公庶幾一遇焉而漢留侯者張之先
世也佐漢興帝業而一過穀城山載黃石從赤松子遊

矣安知大莪非穀城耶公且將延年得道有真樂而詩之發憤騷之離憂又何足言哉小子醇其爲我捧觴上千歲壽致萬里不忘之思焉因書畀之

奉贈右司馬大中丞一翁溫公以大司徒召還序明興統置天下諸省以浙爲首而武林爲浙開府鎮地天下言都會者必先焉自兵首難以餉不繼脫巾譟困怙眾圖逆而民以吏不平亦乘釁攘臂起而折竿斬木焚杆城邑間逆益甚蓋武林浹嬰二變遠近繹騷先是開府亦倉卒應其變運奇謀成戰功取渠魁櫟諸社懸諸藁街已而案黨惡究反仄正法紀浙亦稍稍定矣而天子以浙首省將刑政教四方之浙始而繹騷之謂

何宜遂得人及其定益安輯之爲久遠無窮計乃疇咨
九卿大臣有天下重望任匡濟者鎮撫焉而大廷尉溫
公晉右司馬大中丞以往蓋異數也而溫公者早以弱
冠發省解天下言才猷超出者必推公繼以高第領鉅
邑天下言治行卓異者必推公繼以召選居諫垣天下
言忠貞特立直節慷慨者必推公繼爲廷尉而守法不
阿斥強佞不顧則忠直益顯蓋溫公倜儻非常人也或
言公神采飛動名滿宇宙志薄雲霄文武運動不測今
載旗鼓持斧鉞而來其將有所震撼乎夫御軼馬者急
其銜浙雖定而始嘗多變公或有以懲之矣而公則以
施政有時而議治有本方變興而振揚天子之威靈奮

迅襲伐以杜釁難固一時制禦之權不可無也及已定而播宣天子之德化懷柔綏戢以保黎元實百世治安之本其可忽乎故雷霆之後必有霽日霜雪之後必繼陽春此天道也順天道以安天下者聖皇之仁奉天道以奠一隅者疆臣之職吾知所處矣且浙自知其夙負大愆則懷疑數罹重懲則抱怵古云傷弓之鳥見虛弦而驚脫餌之魚望鉤影而逝言其易疑而怵也故古人之治民如烹鮮惟恐傷之而古人之臨民如馭朽惟恐或失當其疑且怵而寬之不暇慰之不遑又可急乎故公至而兵變民變一切置弗問曠然與之相忘豁然與之更始熙然與之休息使之洞然無疑坦然無怵而公

益飭吏加意拊循除其疾苦俾吏敦悃幅尙簡易則人不苦煩文矣崇節儉去奢靡則人不苦浮費矣黜苞苴罷掊剋則人不苦橫征矣察誣罔辨屈抑則人不苦沈冤矣公大槩破觚斲雕闢網疎目其條令約束莫非便宜操縱弛張皆有端緒諸治績不可勝道者而其本則公精白之操凜如冰霜端介之守確如金石而鎮靜如太山聲色不動淵閔如渤海涯涘莫窺故人服之旣深信之有素不驅而自順不迫而自從也蓋天下知公之才而公實厚于德天下稱公之政而公獨先于教公以人性莫不善而蹈辟抵禁不能自免則無以曉之也人心莫不欲善而按途求轍莫能自繇則無以導之也此

所使之教未形而部治之率未順也故著齊民要書使吏奉行人傳誦教以孝弟焉而人知愛親則不敢犯上矣教以禮讓焉而人知守分則不敢踰法矣教以稼穡焉而人皆樂業則不肯輕生矣公在鎮旣久其教益行幕府不勞郡國無事旗鼓載而不弛斧鉞陳而不試鞭箠用而不數犴狴設而不繁嘗閱兵較武而行伍踴躍轅門肅齊衽金革挺干戈居則誓以捐軀行則爭相愾敵而兵皆勝兵矣每嘗按民間俗而閭閻効勤田野戮力家機杼戶耒耜入則懷仁出則慕義而民皆良民矣而倭黠夷也矚中國有故則蝟興蜂擁莫遏其端訶中國有備則狐竄鼠伏莫知其所于是外之刺赤白囊以

報警者既皆無聞，內之探赤白丸以行斫者，尤絕無迹。千里息烽烟，百城免笏，成歌謠興而頌聲作，宴如也。謐如也。夫浙之封疆如故，控扼不改也。本爲首省而倏爲亂區，今又仍爲樂國。今之捐軀愾敵之士，固嚮脫巾之徒。今之懷仁慕義之儔，固嚮攘臂之眾也。何嚮者繹騷之如彼，而今輯安之若此也？此其明効大驗章章矣。至是而天子以公能稱，任使副簡命，亟馳召公而陳守者，最能奉公教而率吏以安民者也。因與其倅徵子言書之。

仁聲錄序

吳江當孔道之衝，縉紳往來其郊者，帆檣如織，而其民